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八

序

吳封君壽序

史籍邃古皇人歲紀靡極維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蓄厚引長固有然者稍涉虞周象數旋著猶沿渾樸重以上人憲老乞言而養道備悉匪直孤卿大夫士安享遐祉而庶人耆老亦罔不嬉嬉咸遂所以率多龐眉黃髮而詩書所稱靡得而尚云迨醇漓治遠智巧朋興神明所宅燎揚湯沸朝淳宵蒸雖金石不能保其不鑠且泐也乃茲南山吳翁與世周旋年且八

何礼

十康樂自得不啻壯時其諸同跡塵寰獨立物表而古之所稱有道君子者非其人邪或謂翁累積素封而伯子允祥仲子允際與其孫峻伯又並登甲第懋德樹勳蜚英敷藻而方來者且猶繼承未艾翁覩而樂焉茲翁之所以壽也余惟富貴福澤固以厚生亦以溺志唯深于道者斯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去其誘慕除其嗜好屏其思慮息其勝負凡厥所值一如寒暑晝夜之往來通復無與吾事是故冕黻章甫之華輿臺宮室之麗不足以易其素阡陌苑囿之饒倉箱金帛之積不足以嬰其念駢肩累跡之衆布山

彌谷之畜不足以鼓其氣白雪清角之聲文珠翠玳
之色不足以眩其真水陸珍甘之美椒蘭蕙桂之芳
不足以渝其適故能大通混茫解意釋神浩然而長
存也不然則是數者嬈其精營弊其玄光而形神氣
志秖爲役役譬諸千尋百圍之木登諸匠石鏤以剞
劂雜以青黃金相玉飾熠燿煇煌雖若異于斷棄溝
渠斲置山谷以言乎失性則鈞也其何能干雲霄凌
霜雪歷日月跨萬卉而挺然獨秀哉昔卜子夏古之
大賢人也且猶以從欲而癯得道而肥此吾所以斷
然以徒富貴者不足以爲壽而壽考如翁必有得於

道而不淪汩于時者也且峻伯嘗與余論道于慈湖
鍾阜之陽語翁豐偉卓犖剛介秉義及覩其子若孫
又以理道承之則享茲壽考雖若自致而昭曠眷德
殆亦可徵其不爽矣至是峻伯之同年請余言以爲
翁壽寔以峻伯博雅多文追古作者其必以余言爲
足以壽翁也

何封君壽序

今天下名能顯其親者唯策名仕籍以膺寵錫褒封
而諫垣給舍則又人情之所歆願侈張而不可必得
者是豈徒庸儒淺鄙濯沐聲利者然哉雖嚮起德義

修明禮樂騰茂敷文摛藻馳辨而號稱卓犖瑰奇者亦往往欲秉器待時庶有憑藉以為宣猷效悃之地而因是以揚名顯休以光昭奕世也然或遭不逢時隱忍顧望以希朝夕之禄則外雖承歡中負歉愓而殊恩異數秪增重感一謇諤盡職而上人不為優容則斥逐投竄而陰山瘴海徒為父毋貽罹然則臣子欲盡分以承考克家被寵受祜豈不戛戛乎其難哉始石川何子與余同舉進士觀政工曹值衆材咸集羣藝斯興時方旅為進退無甚官守余竊覩何子每于坐作間獨沉默注慮知其中心葢有所感也既以

行人陟南戶科給事中屢疏建白政本其最著者則罷諸鎮守臣清汰銓部危言正論天下想聞士氣生色昔人所謂天子改容左右待罪蓋于今見之 主上明聖方延納忠言俞賜寬假適 明堂禮成覃恩海內遂進封若考崧逸翁如其官母麥為孺人璽書策命薦美並嘉而玉容偕老樂有孝子凡所以安厥養者祿善色志靡不備矣夫忠于而國孝于而家臣子之心所當自盡也言之無罪聽之無怍存乎遇與不遇而非臣子之所能自必也石川子何以遭逢得此哉記謂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傳稱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吾聞松逸翁剛介秉義脩然爲世之隱君子而儒人宜家有相之道潛德委和涵濡積順厥惟善矣自是而沛澤流膏以發祥曜采以介壽祉豈會合徵應流行於昭曠者固斯道之常與然得則其常也不得則其變也消息大分常居什九變居什一君子爲善固非徼福若何氏之慶自足以勸善而因知人子事親又曷嘗專在富貴利達間邪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石川子能永終譽則所以榮其親而壽之者益罔極矣

楊處士壽序

余嘗觀圖經地志見名山曠野奇勝藪澤輙興向往
及讀逸民獨行諸傳則又屢嘅嘆退浙恨不遂膏車
秣馬方桴剗𣗳窮躋跡剔遡洄游從以與之上下景
光衣被貞賁而用慰厥衷也既歷齊魯燕趙之墟及
登會稽探禹穴覽天竺武夷浮江淮彭蠡偃息于匡
廬白鹿紫雲諸叢林巖谷中往往與異人方士相覯
值恬素夷落聽其言多中肯綮窺其志則矯然高舉
躍出塵外厭視聲華盛麗塲中頭出頭没不啻君浮
沉儌圓刓由是蹈危機罹險衩以戮辱滅亡而嗣續
靡遺者又曷論焉稽諸往昔諸如此類寔難歷數盖

於是重有感焉以爲夙懷至願至是始酬云然猶未之深得也廼茲逮林楊翁乘白髮服山野巾服持所著書數卷贄余秦淮旅次自稱去吳門住都市者且幾十年及啓其書讀之皆古方怪録不涉世故不與文墨鉛槧爭衡于是怳然而悟始信朝市匪諠巖谷匪幽彼懷石沉湘彈琴顧景江夏臨刑世人欲殺曾何權位勢利之相軋哉秪以語言文字間耳此河上鶡冠之徒姓名究竟不傳以至于今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若翁者可不謂洞悉情變周慮逮覽藏用保終者耶如是而存神養貞行將汨乎大虚咀乎太和將

人巳混一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矣壽寧有涯哉

程處士壽序

嘉靖戊戌歙有程處士年屆九十其姻友栢莊方子屬余叙爲文以祝之叙曰夫生者人之所欲也永其生焉斯之謂壽壽又人之所大欲也墳紀邃古皇人動萬有千歲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人罕情實會聚弗散有固然與既斲朴澆淳朋興機衕轉務馳逐天札相尋匪直世運爲之蓋亦人事然也至乃逸人異士棲谷枕山偃仰呼吸守神還貞時亦長世但習爲內學秘文奇牒關扃封縢靡得而闚唯是儒生學子

怨其妄誕不經以爲宜見藏擯昔人謂物之所偏未
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方術之失亦何怪哉乃
若程處士尚禮好義罔事爵祿輸邊易質種鹽海上
往來吳越徵逐貴賤審時取與積累食貨富擬素封
晚乃優游里第敬賢致士周恤匱之不奪聲華不懾
豪貴人王容黃髮享茲壽考豈亦有異術耶吾觀唐
子西銘古硯而得養生之道謂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蘇子瞻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處士嘗
少壯時雖汎舟航連車騎不爲巖處服習而心行不
損理窮積著其深於鈍靖安和之道而超方術之外

矣人亦有言大隱居廛市諒哉故此一范蠡也貨殖傳旣有范蠡列仙傳又有范蠡處士非其儔伍耶是可以壽處士矣

余翁壽詩序

夫菌芝之載形麟凰呈象種類靡紀莫究世本寔鍾太和絪緼發越葢其所托則然也是故賢英才哲載德奕世各本生成詩書所稱咸可睹焉余昔則聞玉崖余子思孝振芳樹藝光著南服及爲考部郎上下䟽陟中外官使一徵素履協羣情輿論不狥權貴人意指乃竟振衣脫屣長揖徒步遯荒野者數年不矯俗

以沽高不養交以徼譽潛修獨善恂恂如也茲復被
徵為南考部郎適余為主事獲與朝夕游處熟覩其
動止議識務在從事本原不與世競余謂余子曷以
得此久之乃知若翁教云翁素邃志理學達變觀化
以其學教子鄉鄉之學者稱為隨時先生子貴不即
封務行已志及得所治邑政成化洽志行矣部檄以
循良徵輙又止弗詣公車此可以常俗淺近窺邪唯
是知余子之賢有自而翁顧無托乎哉翁楚人也湘
漢衡廬經帶包絡磅礴渟轉含澤敷和翁寔得之流
行坎止諒哉時矣今茲文年繁祉永錫余懷好德亦

又何言昔詩人頌壽曰岡陵川至維楚山川不封而
崇不濬而深日引月長翁茲徜徉無極哉

順軒高君壽序

余昔請教江州值今大司成少湖徐公督學江右每
校諸生文輒以示余余得其最優者凡若千人南豐
高生瑾其一也少湖公遂移檄南豐分之傳符給道
里費遣之就學于余余時往來白鹿南昌諸處高生
必相與俱熟其言默動止省其氣志向往益駸駸乎
潛心窮理之學匪直文章麗藻之士焉已也余竊重
之及每歸省不踰時復至余間訊之則曰瑾之受學

於先生也固少湖公啓之而吾父順軒君實素具是
心惟恐離左右而爲世俗之所溺也故余歸即命之
來余于是見旴江士人必詢順軒君而順軒君之行
義士人無不樂道之余乃知高生之得於家庭者不
淺而有開必先殆不誣也及余甫去江州而生即舉
於鄉乃詣余請文以壽君余固不文且方厭言有枝
葉未有以應又三年生游南大學復與余聚於秦淮
再申前請余惟人子之壽其親也其心曷有窮哉然
而有可以自致者有不可以自致者富貴福澤天固
常與善人究其往來通復而盡數窮變猶或未之能

齊此其自致尚有什一之難必也乃若夙興夜寐立
身揚名則稱達人者必知其爲明德之後誠所謂塞
乎天地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也其所以
壽乎親者無涯而致之自我不從外得固生之所當
爲而余之所望於生以效於順軒君者亦豈有出於
茲哉昔宋元豐閒歐陽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曾
子固稍後出竟與齊名當時自朝廷以至都鄙閭巷
自學士大夫以至樵竪牧圉靡不傳以爲盛而遡流
窮源者必歸其父太常公之惇德懿行余不類固不
敢望歐陽公之淵雛而生方進未艾固將以古豪傑

自待者試就其鄉論之豈肯倪然出予固下哉然則
順軒君行將與太常公並著不朽而永壽於世矣乎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者吾邑侯龍岡君之父也翁居相之
隆慮山中歲乙巳以迎養來吾邑邑之士民愛侯因
愛侯之父請余文以壽之余時以考功謫遷諭倥
偬未及爲文及召還而翁已歸相既龍岡君亦遷戶
部主事被論罷去吾士民之愛侯者則一如侯在之
日冉申前請余於是益信三代直道之民至今尚在
而壽翁之文不能自已也人亦有言善仕莫如遇合

采風必於輿論李侯之為邑勤於實政而廉於取名
名所自出之地皆侯之所畧者也竟以是失歡招誹
以來上官之論然而士民戴侯若此則侯之賢之著
存乎人心者固自不容揜也明珠薏苡自古已然侯
之去亦何憾哉雖然侯之賢翁成之也翁少耕於朝
歌之野事親奉先竭力盡分而賙窮恤匱族黨咸賴
其詳具東野郭太史傳中蓋古之孝弟力田人也昔
漢制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唯是終漢之世類多循
吏以其心和順純一不見異物而遷故出而有為莫
非實政令翁雖隱德弗仕而侯之漸涵化誨於家庭

者有素及舉進士出宰吾邑推而行之悃愊無華而
吾邑之民鼓舞侯之樂利沐浴侯之膏澤孰非翁之
德之所推被哉正如雲行雨施㢢物霑生而含澤布
氣山寔爲之隆慮南負太行北接恒嶽形勝奇絕風
氣淳龎翁居兹山寔相比德嘗觀詩人之歌壽考必
曰如山如阜翁之德既如山矣壽其可量也哉昔成
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欲之則可爲弗欲
則不可爲也夫其所謂欲者豈覓方術侯神人服習
秘靈沆瀣霞露之謂哉亦唯以有德者壽而不爲外
物所動如古之仁聖賢人云耳其諸出處窮達毀譽

得失之際正非所預也吾是以頌翁之壽必及翁父子之德且以見吾邑之人心猶爲三代之遺直而翁之壽之所以無涯也若祗爲漫濾不經之說文士游誇之談則豈吾之所以壽翁者哉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象岡胡君立之以御史督學南畿教敷化洽士人籍籍稱得師矣忽爲匪人誣搆逮至京師　天子明聖鑒其無罪詔復御史掌道事值其友人薛子復官祠部每與講學論道輒蹙然若有思者問之則曰吾母張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且七十某月某日寔初度

之辰將圖歸省以甫釋詔獄未敢請也唯是思之不能置耳旣乃復具述以告曰吾毋之歸我先御史潔菴君也值君先後失恃怙吾毋相之十年生聚家漸以舒今先君背棄二十餘年家政惟吾毋攸賴植叨今官嘗廵視兩畿吾毋每以毋辱　君命爲勗及督學于南輿以就養尤諄諄戒曰汝一方師也其務以身師人植奉教惟謹庶幾無過三載秩滿蒙　勑封吾毋爲太孺人植不肖世受　國恩固當夙夜匪躬不敢負吾　君矣然亦豈敢忘吾毋哉今吾毋逺在一方屆茲壽誕將遥致一觴于其有言以壽之乎余

因憶往歲乙未與立之同舉進士始獲納交見其學
行純至固已逆其必有所自及督學吾邦倡明理學
隨才成就鼓舞振作士人興起評者謂嘉靖以來南
畿督學固多賢者若山陰蕭靜菴之去邪勿疑臨川
章介菴之守正不屈則南昌胡象岡其近之是大儒
人之賢見於內則懿範者固難盡述而其所以成其
子以匡翊吾道振起世風者不尤爲章明較著也哉
夫天下毋子之愛一也其爲教不能以皆同然大率
牽於情者多制於義者少昔陳咸直道其父教之諂
佞丈夫且爾而况閨門婦女可多得乎王琚以諂佞

取容其毋責之珺莫之改論者惜其有是毋無是子

范孟博之母子兩得之矣而其生不辰君子有遺慨

焉今太孺人有范母之賢而立之所以承之者蓋拳

拳於聖賢大中之學則其所成就蓋有不啻於孟博

者而　天子明聖能優容之其所遭際不亦難哉和

氣致祥仁者必壽七十之慶蓋爲之兆耳自是而耋

而耄而期固有未可量者余不佞請以是爲太孺人

祝而因以慰立之之思也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余觀昭曠之際盈虛相乘往復貞勝昭著區宇流行

古今豈爽也哉乃今挨諸錢母馮太孺人則益可知
已始余筮仕令慈谿采風問俗覯生徵獻獲行藝名
實之士凡數人今中書舍人錢君叔鳴寔居其一每
相與講業論理道輙神解心往即欲見諸行事而氣
志侃然英特奮發不屑爲脂韋湛泥態以與時俗俛
仰唯時賴其相成寔多及余去邑歷南考部叔鳴以
詩魁兩浙卒業南雍視部政時部寮多四方穎異咸
器重叔鳴稱余能得士旣叔鳴上春官取高第成進
士服今官聲實孚于上下吏部上其績贈其父勉齋
先生如其官而母馮封太孺人君子謂叔鳴名家

世秉禮教固宜其有是然寔多得於母孺人之教方孺人之歸錢也勉齋事父值繼母幾至衣蘆履霜之變孺人相之百凡委順竟以慈孝著稱勉齋蚤世孺人年方四十舅姑且老而子女煢立俱未有家室朝夕恒不能給而孺人貞苦以事老撫幼竟克有濟以至今日虛極而盈無往不復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信然哉昔張師亮西都布衣歐陽永叔廬陵孤孺皆少歷艱危藉母氏之教以有成立而文章勳業赫然爲宋室名臣而孫鄭二夫人亦各膺榮封享壽考以光於史牒茲叔鳴遂學敦行向往直前以承母

志而太孺人馮年甫七十康强如壯時則其母子之
達到殆將有光前烈而錫類介福固自有未涯者在
也其僚友郭劍泉袁裕春諸君屬余言爲孺人壽而
余固知叔鳴者遂書以復之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余昨在京師集縉紳諸同志論學於靈濟道院見戶
部西石王君於羣衆中獨靜觀默識時出一語以裁
衆論則動切理道余竊服之無何虜犯境上諸縉紳
咸奔走戎事論學之會遂弗能數於是西石君奉使
督運賦于兩浙而余亦以視學繼至乃於公餘復講

舊盟值長憲濟軒唐君副憲同野李君咸於西石君
有舊特相切磋有新得焉旣西石君使事就緒將復
命于　朝翼便道歸里第以稱觴于其母曾太夫人
之前而濟軒同野二君遂爲之問壽于薛子薛子曰
余不佞何能爲王母壽哉王母爲湖南著族試即湖
南之形勝觀之洞庭之水淵然停畜而霜降不涸者
其所鍾則然也衡岳之山凝然蒼翠而歲久不磨者
其所積則然也吾聞諸西石君嘗道其母夫人莊嚴
整肅不輕言笑少歸其先大夫顧齋先生先生慷慨
有勁節不屑治生所居圖書丈室而夫人處之宴然

接以賓禮先生舉進士爲魏令尋忤中貴人被逮
詔獄而夫人焚香叩天願以身代先生謫遷量移徘
徊州縣而夫人勖以清白所至稱賢先生捐舘于曹
親老子幼洊遭家難夫人貞志自立舅姑安其養子
讀先世遺書以成進士是夫人之於先君子寔所謂
無成有終矣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夫人寧有
窮乎其所鍾所積殆將與洞庭之水衡岳之山相爲
悠久有不占而孚者矣矧其子西石君超然物外邃
志理學初以母夫人而成其賢今以其賢而成母夫
人之志夫人之悅懌而康又豈淺淺者之所能測識

哉昔子瞻之母願子爲滂和靖之母知有善養其盡皆
不以世俗望其子而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西石君
充養日粹而遭逢盛時固不當爲滂而程氏之學將
非其所優爲者乎吾是以知會太夫人之所爲壽也
又有出於尋常祝望之外也二君謂吾言足以壽王
母矣遂書以歸之

向母湯孺人壽序

向生程不遠千里從薛子於晉陵之野朝夕論理道
相說以解於是其祖母湯孺人年且八十矣將歸省
焉問所以壽之者薛子曰吾嘗爲令于而慈圃所以

壽民生矣不得於郡守僅踰年而去吾嘗督學于而
浙圖所以壽道脉矣不得於當路僅再踰年而去吾
又何能為若祖母壽哉雖然不可得行猶可得言不
當言之於衆人猶當言之於吾子子不聞乎大孝養
志若而祖母之志夫豈徇於流俗者哉吾聞其父後
齋公嘗守雲南之廣西優官守已甚為楊文恪公所
稱許則其所以漸涵化誨於家庭者蓋已有素及其
歸汝向也向固世業儒而孺人內則閨儀動皆有法
則其所以圖惟於厥志者盍寔不以庸衆人望汝後
人矣子今以弱冠舉于鄉裒然為兩浙名士則其責

成於子者又豈但已哉昔和靖之母願子普養中國
夫人教子規矩若祖母之志蓋寔有在焉子其仰體
而克承之則其貞志保和而引年長世即上壽可必
也若但傋其膳羞時其饋獻供其器服娛其起居飾
其禮樂縟其文章雖所以壽之抑末矣子如服膺吾
言則吾之所以壽氏生壽道脉者雖不能行於一方
而亦庶乎行於向氏也

海日靈椿圖序

余嘗登匡廬見石有古文竹林寺寺蓋仙人所居云
及廻巖轉谿讀周顛碑則慨然以思世固有異人哉

矧山海大荒內外若圖經所載諸方邈不可即者邪
維時同余游者皆好古博雅通識瑰儒因相與踞石
班荊推極玄黃漫論古昔若瑤池玄圃崑丘軒宮鼉
梁羽衛之屬以及老聃關尹之學即非通物方弘時
務不猶愈于溺情依倚沉淪埃壒者乎然又有刻情
尚意獨行樹名藝文修辭務自標幟斯固與蒙耻疵
垢者殊科然往往觸忌諱多不能自全如嚙齧受劍
揆日鳴絃者斯未可以重輕軒輊矣於是南豐李子
少虛因道其父質村君性度夷曠平生罕入城府所
居一室琴尊器物咸具惟取應用不事工緻繩床竹

几偃仰自適朝市貴游一不與聞語以導引方術亦
謝弗爲也余謂君豈所謂逸民高士覛世之好尚皆
非其意所注留浩然而自得者乎將從麻姑山訪之
未能也再逾年余次秦淮少虛持此圖就見請爲君
壽余曰君固能壽者也圖何爲哉余又何言哉然聞
海者水之會也日者火之精也椿者木之靈也氣質
相禪五行具矣圖咸有焉君壽無涯此亦足徵也乎
哉不然嘉禾藍草奇烏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
銀之實以少虛之才華非不能致雅非君所好而亦
非少虛愛日之誠也君子可以知君之所謂壽矣

二山萬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者王子文佐圖歸以壽其父二山君也君所居里西有夾山東有秦皇山二山相望蒼翠秀鬱而君徜徉於其間不事家人作業唯讀書教子種樹灌花淡然自適罕入城府而仁厚正直鄉人推之今歲庚戌年八十矣白髮紅顏雙目炯炯康强如少壯時古稱漢陰父老河濵丈人蓋寔其人也玆文佐膺貢　明廷選授鄱陽學訓將奉君就禄而攜玆圖以稱壽語余題其端余惟天下之人心逸則休休則自適自適則樂樂則壽所以至人哲士抗跡塵外超

然物表而與世相忘往往延引歲月以致長生如仙
經道籙所載者不可勝紀豈欺予哉其理則然也二
山君教其子如文佐者高才博學修詞染翰菁藻出
人而制行卓犖不與時俗俯仰士論籍籍咸望其爲
清廟明堂之器而顧久滯場屋人皆爲君不平而君
則怡然不以爲意其視得失寵辱不啻若浮雲之出
没二山而往來飄忽唯其所之此其高志遠識固已
加人數等神完氣舒固不俟啓鬬扃封藤窺秘文奇
牒而可以知其必壽也矧此去鄱陽登芝閣陟遐觀
匡廬五老朝夕上下彭蠡沅湘浩渺涵虛而豪吟長

眺怡情適性於其間者又豈特夾山秦皇之萬椿焉已哉則君之樂而壽也壽而無涯也益可知矣文佐歸自京師命服彩衣捧觴於君之膝下而賓朋在堂子姓在側試以吾言誦之如何

尹封君壽序

尹封君者今戸部主事汝光之父也歲丁酉汝光權舟九江適薛子爲郡教授每過論議輒以道義相砥礪久之益信明年戊戌夏六月汝光以歲周將代乃謂薛子曰宇父主事君今若干年矣少事家人業躬督耒耜樹藝維時勤力恒倍他農課芻牧必謹畜放

牛羊逐山谷亦恒自升入之旣涉江淮抵吳會稍稍治商賈比歸以役往縣見縣大夫加禮儒生遂慨然教子業儒唯是不敏罔衣食累得專意問學遂名學籍嘉靖辛卯舉順天明年壬辰舉禮闈成進士拜今官開先啓後皆吾父有以致之今雖獲封然素厭世俗輒自立號居常士人戚里交際唯以行稱其諸居處服御一如其舊罔極之恩莫知所報茲欲圖所以壽之者子其謂我何薛子曰夫人莫不欲壽也夫人莫不欲壽其親也然栽培傾覆之理不惟其欲惟其承受者何如耳今封君隱於農隱於商賈咸自食力

得伐檀詩人之義及顯被寵錫則又履素任真不爲聲華動色是其得諸天者固自深厚而停蓄流行發諸汝光者又善庇其本根吾不論其他吾獨觀九江限帶吳楚荆揚爲兩畿要會而商賈舟船罔晝夜間萑食貨之衝也汨沒下流者往往充牣囊橐以去務功名者則以辦事加賦爲能而損下以益上斯其人固無足齒間知自守者輒又因循積做罔恤民隱而奸宄猾胥横行江上動挾官司託名盤詰稍不遂意遂誣旅人子女爲掠至有昏配生育年久者亦往往入官變賣夫妻子母一朝散去無力控訴而含冤賚

恨者不知凡幾年矣唯汝光至量舟算緡逅減往輓官吏籍數逐日封貯府庫公廨蕭然一如寒士且又釐革奸弊禁戢惡徒行旅往來獲全家室居者行者無問貴賤遠近貧不容口而聲動江右其所以為若翁壽者可謂有素而天祐其德吾益不知所紀極也善養祿養昔人已自有說而世顧有以黃金為壽者夫視汝光何如哉余不佞無以復汝光顧惟未貽令名焉爾矣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九

序

陶高州壽序

始吾聞陽明王先生講學江右士人從之游者少長無慮千數而王先生所許可者不幾人若彭澤杏園陶翁最爲王先生所注意因易杏園之號呼爲醒老醒老有丈夫子五人王先生咸期其成其長貳吾不及見其次克諧高州與其弟克允皆吾友也方三人未仕時高州積學待問聲實尤著既克諧克允先後舉進士皆爲御史有名獨高州屢試于鄉弗遇選入

大學又試京闈弗遇久乃請選部授知浙之昌化士民謳歌監司交薦晉廣之高州郡判謝職家居悠然自得綽有靖節歸來之風今年嘉靖丁巳年五十其子濟正方卒業南雍繪祿位名壽圖將歸獻壽偕霞洲胡孺道詣余乞言以題其端余乃語之曰自昔富貴聞譽及引年長世之人非獨其所稟厚也葢亦有天之道存焉是故虛者盈剝者復發散者翕聚分屬者專一往來昭曠不容爽也今而高州君之所養擬諸昆若弟曾何讓焉顧不能偕之置身甲第策足要津而僅僅爲郡佐縣令若此哉此豈非造物者獨司

其權而乘除之數要不可以尋常目前論也夫而君之所遇較而諸父顯晦誠不同矣然而諸父則既逝矣而君獨優游林壑藴貞保和適性怡情靡有紀極則天之所以厚而君而啇之於進取之初者將不豐之於歸老之日邪天之所以厚陶氏而未盡於而諸父者將不盡萃之於而君邪曾謂天道遠人道邇不可決然信哉夫祿位名壽古今之所歆羡而不可必得者也但昔人有言非其祿而食之曰竊祿非其位而居之曰竊位非其名而有之曰竊名非其壽而享之曰竊壽縱有是四者君子不貴也而君蚤服父師

之訓長聞王先生之言繼游涇野呂先生之門大明理學之指而踐履篤實非徒事口耳者比故其爲縣令爲郡佐而出身加民者一行其夙昔之學而遵聖賢先王之道雖曰有祿有位有名而寔則人浮於食位不滿德名不逮實者也今且謝去矣天之所以報施而福善益謙者不專在壽邪年甫五十爲之兆耳寧有涯哉昔吳筠舉進士不第隱居嵩山天寶間召至闕下賜燕內苑覩上林花木愀然不樂明皇問之筠對曰臣恐其望秋先零也及求還嵩山朝夕撫孤松而樂焉曰吾將倚此以畢百年也夫觀於此則壽

之云者又自超然於祿位名之外者也歸語而君其有以信吾言乎孺道曰是可以爲高州君壽矣濟正遂書以歸

鄒母華太孺人壽序

玄江鄒子文徵謝長清令家居養母至是其母華太孺人年屆七十文徵詣薛子問何以壽母薛子曰夫人之所以壽者有道人子之所以壽其親者亦有道而世俗之所謂慶者不預焉彼世俗者當其誕辰設几筵列音樂速賓客集子婦稱觴致辭極數日之樂以爲慶在是矣然籩豆既徹鐘鼓既闋賓客散去而

子婦或不能時在左右固有獨居而思感時而感者
矣惡在其爲慶也且凡物之有形者終始相乘聚散
相禪未有凝然而獨存者是以漸靡之及雖金石必
至鑠泐而玄黃未免傾覆矧吾人之身爲二氣之委
形曾又何足恃邪然不足恃者有形之形也而所可
恃者則無形而無不形者也惟其無形而無不形也
故無始無終無聚無散活潑於穹壤流行於古今著
存於人心金石不足以踰其堅天地不足以同其久
斯則凝然而獨存者也堯舜孔孟以來與夫曇聃以
下其知此者曾幾人哉苟能知此則執爵而獻割

而饋固壽也帶索而行拾穗而歌亦壽也苟不知此
縱使延之歲年隆以殊養亦瞬息間醉夢物耳脩短
久近奚足論邪文徵曩與余講學白下近思切問窺
見本原而闇然自得不求人知其所以自樂而樂其
親者則既有在矣其母太孺人盛年寡居旁通佛學
事姑盡孝教子成名而貞白一節歷變不渝是其母
子之間渾融純一相觀而善坦蕩怡愉多所自適故
文徵欲去長清而上官未許輙自解印其與淵明之
去彭澤跡同而所遇更難太孺人亦不屑長清之以
禄養而惟其子𡽪去其官之爲樂其與和靖之母遇

殊而所見則同夫去就之際窮達之關人之求利達者將委曲以遷就而甚則決性命以饕之今若此則太孺人之所以壽而文徵之所以壽太孺人者謂非有獨得於天之妙者能若是邪耄期其可涯哉壽常世俗之慶其可以例觀哉余知文徵愛莫能助故於其問即以其所自得者申告之俾三復焉而庶幾夙夜以永其所以壽親者也

余石泉壽序

余昔入關訪老氏之宮見終南之陽有大樹焉其高數十丈其圍數十尺其枝葉暢茂扶疎可蔭數十里

居者依焉行者息焉余過而憇其下盤桓者竟日問何以壽且孳如此也曰此老氏之所植也其所托者則然也及余旋轉於山之陰復有大樹焉其高數百丈其圍數百尺其枝葉暢茂扶踈可蔭數百里依者歌焉息者頌焉余憇而止其下留連者累日問何以壽且孳如此也曰此老氏之所植也其所托者則然也余乃從而根究之但見其綿延聯引於巖阿土脉之中而崔巍隆起於山之陽者固山之陰者爲之發端也惟其植本綿延聯引故其枝葉暢茂扶踈惟其暢茂扶踈故雨露沾濡之滓承之於天者多蕃衍濃

郁之蔭被之於人者衆被於人者衆則人思愛之而不忍伐承於天者多則天日培之而不加覆其爲老氏之所植與否固未可知要之有得於深根固蔕得一以生之道也不然孑焉獨木禿立道旁雨露無所受而斧柯將日尋矣其何能壽且孳若此哉余西歸流寓鍾山僦居杜門閒涉養生種樹之書方有感於終南之所見而松泉余君乃率其從子某某爲其兄石泉君問壽石泉君梅莊翁之子也吾聞梅莊智能權變仁能取予勇能決斷强能有守審豐歉明積著不數年間而貲擬朱頓樂於施與凡所以濟人利物

者纖鉅畢舉石泉繼之曰擴而大河內李川甫浙中

金美之交贈之言種種可述也則其承之於天被之於人而後先之相輝映者誠不啻若終南之所植亘數千年而不改柯易葉者矣壽可量哉人亦有言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常物之情也余氏起富至踰什伯千萬而折節好士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殖取盈用文持之一家父兄子弟俛仰於縉紳禮樂之懿而不專以纎逐拾取相高此豈直富好行其德哉蓋其德乃眞乃餘乃長乃豐幾於普矣早服而重積之其所以自得而壽者

葢已有在何假於余言哉余特因其有問以素所感於物理人情者於佘氏適相類也因書以歸之俾其子姓長言之以獻焉

謝後陵壽序

余歸耕晉陵之野耒耜之暇頗散幽寂時取周易老氏書讀之默玩既久始知六十四卦不徒爲卜筮而作而五千文則固示人以長生久視之術也乃竊嘆曰考亭文公謂曰晝羽翰脫屣非難其晚年所自得眞有難以語人者哉遂盡弃曩所爲業杜門靜居返視却聽庶幾哉或可以悟而入也於是後陵謝君年

且六十矣其子良乘茂才良琦進士詣余問壽余已久謝毛錐言之無文因直語之曰洪範五福唯壽爲先漢晁錯謂人情所欲有三而壽居其一信乎年之貴于天下久矣自世之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殉權而史遷遂以馮生者歸之衆庶夫財非生曷用名非生曷著權非生曷攬而馮生顧以衆庶當之會謂太史公知言哉蓋以利者害之倚名者毁之招權者禍之門皆足以戕其生也唯衆庶則得一金而莫知所措不以財爭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不以名爭出作入息甘心服役不以權爭唯其不爭是故無利無害

無名無毀無權無禍天地之大德曰生聽其自來聽其自至所以能馮其生也若貪者烈者夸者皆世之所謂豪狹之才舍生之士也此太史公所以不以馮生歸之而寧屬之衆庶也雖然余往嘗行役四方涉歷於大山長谷之間見殊材灌木獻巧呈奇固不免爲斧斤之及其諸蒲楊樸樕亦往往供樵蘇爨燎不能壽且孶也然則衆庶又可以馮生哉唯扶桑若木棲日月以旋元化然後與玄黃相爲悠久寔以其泯神功藏妙用而形迹不暴於世也是其所謂衆庶非深藏若虛大德若愚者邪後陵君居羅墅羅墅頗務

氣尚勝君獨以樽節退讓化其俗以詩書禮樂教其子其子方且爲世大用隱然棲日月以旋元化而不露其殆有得于乾坤之用　用六道德之守黑守雌而非尋常淺近者可擬議也其永年長世君固自得之矣余何能爲言哉二子躍然曰命之矣歸語吾親敢不懋哉因書之以獻壽

陳志槐壽序

昔宋王晉公奉使魏州瀕行上語使還當與王溥官職及還乃安置華州晉公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旦果相眞宗於景德

祥符之間安享榮祿爲世名臣蘇子瞻謂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孰謂天不可必哉今吾郡志槐陳翁忠信仁厚樹德務滋其子懋貞少壯舉進士敭歷中外垂二十年有學有守有爲君子咸謂其不患不爲公卿也然竟以僉事而止夫僉事方嶽大夫職掌邦憲固非小官然揆之古懋官懋賞之典則寔未足以酬其功與德也於是翁以志槐爲號豈其微哉蓋寔有晉公之志矣然不數載其孫紹登年踰弱冠遂舉進士其所對制策元老大臣讀之咸謂其爲館閣之器茲筮仕廷尉評而一時縉紳

先生皆以館閣期之大拜達到固有在矣晉公責報於天如持左契而翁之追擬晉公若合符節是豈偶然之故哉葢培植厚則根幹蕃而滋蓄深則流泒遠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其理有固然也翁今年八十康强如壯時而賢子孫在前方興未艾凡人生之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翁實兼而有之矣茲誕值清和僉憲君捧觴以爲翁壽而一時與翁游者皆高年耆宿亦古今所不易值也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元豐間洛中諸公繼而爲之名曰耆英之會時司馬君實未及七十以

得預斯會爲榮而文潞公特命之序其事以侈張盛
美矧今與翁游者如夢竹公則八十有四劍泉公則
七十有九筠莊公則七十有三寓菴公則六十有二
后峯移齋西疇龍津斗城諸公則皆五十有餘唯余
無似亦既六十有一矣古有之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茲翁内則有賢子若孫以娛樂其心外則所與燕游
者又不止於三壽九老而已其享壽而侈榮名也豈
有涯哉余媿非涑水而以得預爲榮則有加矣謹承
諸公之命序其事以獻

徐士章母壽序

徐生常吉士章之母潘令人年七十郡邑士之與士章相友善者請余請致辭以爲其母壽余惟士章弱冠從余游穎異不凡於書無所不讀自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氏與夫道流釋部山經野史稗官小説靡不窮通旁究余謂士章即取高第聞天下亦其餘事耳乃屢試于有司未獲一遇駸駸乎既壯且强矣猶戴儒冠服青衿居於白屋之下無幾微不得意之色唯斅學以事其母盡古人子服勤之道而其母亦安其菽水之養朝夕盡歡竟忘其子之不遇而不一屑於意也君子謂徐氏有母徐母有子其皆賢哉母之

先君子早逝而士章之在家庭多得於代終之教故其氣宇温粹不苟同於俗而亦與衆無忤鄉之長老慕其賢多遣子弟從之游而子弟之被其容色聽其講授誦其文章者咸翕翕然敬且服出入相與必稱徐先生有一過唯恐徐先生知也一時名能文學之士與士章爲儕輩者亦無不敬且愛皆自以爲不及而資之者日益衆故於其母之壽舉欣欣焉願相率而拜於其庭以舒其祝頌之誠徐母之壽也可不謂榮哉世之以富貴相高者值親之誕命觴速客肆筵授几以侈其山珍海錯之盛輸金納幣乞文借重於

顯者之門以懸於高堂豐屋之下非不炫然華耀也
然名士罕顧而稽首醉飽者率多翟公之客視勢之
盛衰以爲聚散其視徐氏何如邪然則士章之壽其
母而徐母之受諸賢之壽也雖與世俗例論矣古之
賢母多矣孟仉而下漢有范滂之母晉有陶侃之母
宋有尹焞之母皆最著而未壽於世者也凡皆以其
子之賢故也士章之節行當不讓於孟博士行而猶
不自滿假時時過余論學會博反約妙悟本真蓋追
彥明而上之直窺聖賢之堂奧矣母今人將求壽於
世而耄期之算又何足論哉士章高科大拜行且有

相繼斷以壽其母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士章何
加焉於其母又何加焉士章固信余者其將以余言
為然乎為不然乎

毛母壽序

余為秀才時見古菴毛公以名諫議乞歸切切以問
學為事油油與鄉士夫偕而寔不羣也余因訪其鄉
居公方以孝經小學內則弟子職諸篇教其家人而
權衡度量亦較然畫一出入唯允余竊歎公之為學
雖與高明易簡者微若有間而真實踐履蓋非徒騰
口説者比矣爾來三十餘年余亦謝事家居思欲追

隨公之後先而不可得而公之孫中孚率其弟中順
中學請余村落請余文爲其母陳令人壽而令人之
婿吳進士子道又申言之余不佞不能以言壽人然
感古菴公之有後信天道之有徵而知令人之必壽
也余不暇遠引自余童稚見冕服乘軒而逞其豪華
者蓋若而人矣然不數年而靡然萎矣又不數年而
寂然無聞矣乃今見古菴公諸孫褎然以文學名庠
校駸駸繩武而出而咸能以孝弟行誼世其家是固
古菴公之遺而寔令人能服膺先公之訓以淑其子
代其君子學古君以有終者也天道與善既可以知

令人之壽而無成有終則地道也地道無疆又不可以知令人之壽乎雖然令人之壽固有以致之矣而古人子之壽其母者自孟母而下范母以滂壽陶母以侃壽歐母以脩壽尹母以焞壽皆亘千百年而永壽於世者也然則毛母陳令人之壽豈特余言然哉而三子者夫固思所以壽之矣

萬處士壽序

余嘗問隱士于鄉包太學羌俞往往稱萬處士云處士余未之識而羌俞謂其行事多類古人未之悉舉舉其一二如置義田以贍貧族捐學田以周寒士此

皆彰明較著鄉之人士所共聞見者余曰有是哉誠
非今之庸衆人所能及也庸衆人知利而不知義雖
至親如兄弟尚有爭斗粟尺帛而至于相鬬閲者矧
望其有義田學田推已業以恤匱邪處士乃能如是
可不謂逈出流俗而隱士之高品哉今年處士年屆
六十二堯俞為之乞言以為壽余謂之曰以文為壽
古未有也追周鹿鳴天保蓼蕭南山有臺諸詩其君
臣之間始有以壽相祝頌者自漢唐以下文人學士
之文何啻充棟而未見有以文為壽者乃今則貴家
大姓之稱壽者必乞文於高爵重祿之人以侈其盛

遂成故事而竟亦虛文鮮實無以信今傳後何裨於
壽哉余固山林樗朽之人也且言之不文曷足爲處
士壽余聞昔有無名子者隱遁於嵩山王屋之墟重
愛其身體髮膚一不爲寒暑風塵所干而偃仰屈伸
唯以自適又有逃虛子者夷猶於衡廬江漢之間習
辟穀導引之術餐朝霞飲沆瀣而呴噓呼吸浩然自
得二人皆至上壽忽邂逅于伊水之上各自以爲有
得而不相下乃相率西游見老氏于終南說經之臺
問焉老子曰無名子養形者也逃虛子養氣者也形
即氣氣即形然有本焉而皆未之知也二人齋戒越

宿懇求者再老子乃語之曰至道不道上德不德形之所由生而氣之所由充也不務道德而以形氣焉者末矣二人嘆服頓悟咸由此以致長生即此觀之處士旣能推己之有以利人及物斯亦道德中之一事而積累有基矣茲六十初度方下壽耳由此乾乾不息以進于中壽上壽以至於無疆詎可量哉不然東鄰有一老焉一無所述日求壟斷而登之西鄰有一老焉百不一遑日索不辜而文致之此固原壤柳跖之流而尼父之所謂賊莊生之所謂盜也尚得與處士相擬議邪

劉母壽序

劉母將年百歲郡邑兩學諸生言于巡撫都御史念堂林公公書人瑞二字命有司製匾揭于其所居之堂束帛加禮遣官存問尋又上其事于朝甚盛典也母之孫縣學生昌祚素以學行名時時適膺選貢將就試明廷乃請余問文以爲母壽余惟弱冠時與荆川唐太史爲莫逆交而母之子懷耕君大中寔荆川之姊之夫也余時與荆川論道講藝連日夜多在懷耕舘中而余之子近魯遂又爲懷耕之壻以是知母之純德懿行比之郡邑諸賢蓋又詳焉母生于

成化庚寅我　明開國甫百有四年是時渾厚敦龎之治敷于九有而太和冲粹之氣溢于兩間億兆之生於其時者雖咸鍾其盛而承受保持之道毋之所獨得者爲多毋生于蔣而嬪于劉二氏之在當時皆豐溢饒裕之家而撙節劑量仍於美俗猶未足以見毋之賢迨毋年逾三十君子耕樂公早逝而家政獨持比時風氣漸流後靡相尚而膏粱紈綺宴安逸樂之習匪直世家大姓爲然而閭閻鄉井益競相誇耀馳逐矣毋則服食器用親戚問遺一遵成治間之舊晨興則灑掃庭內而紡績剪製之聲則夜分猶聞於

中閫循其內則一不爲時事變遷老氏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則毋之謂矣百年未涯之壽允爲希世之瑞夫豈偶然倖致者哉余嘗涉獵史書上下今古洪荒之世其人動言萬有千歲此固難以盡信漢唐以下稱百歲者亦未之多見在女婦中於宋得二人焉嘉定間黃直卿守安慶化民成俗上元燈夕有百歲老毋與而至郡庭爲百姓致謝直卿燕禮有加而賢聲爲之益著淳佑間福州羅毋年過百歲朝廷特封孺人勑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當時後爲盛事百世光于史冊今余爲是文匪直爲劉毋壽匪直

爲一家慶寔以章郡邑之盛侈邦國之光也撫臺有疏不日將顯被殊數矣郡邑有黄直卿在焉其爲喜慶又當如何哉矧昌祚北上有期榮進伊始行將高科大拜爲名賢碩士以輔佐太平而永有令聞於世以壽太毋於無疆者又自有在矣余不佞併書以曷

向毋陸太孺人壽序

向毋陸太孺人今年七十有三矣其子御史宗洛詣予問壽余因憶往年宗洛爲其祖毋湯太夫人八十嘗請予文壽之予以是知其祖若父相繼爲縣學生皆未究其志而齎其年其祖毋與毋則同享壽考見

御史成立此固剥復之會盈虧之數善慶之理而非
人之所能預也然可以逆知孺人之必登上壽矣孺
人昔稚君子永齋公之早逝也業值中落上事其姑
下撫其子一門孤寡咸賴孺人以生而孺人黽勉於
機杼之間以給朝夕亦甚艱矣乃御史方在童孺孺
人則又束先世遺書令之出就外傅入則訓以義方
方之歐陽母之教永叔蓋不是過也歲在壬子余校
士寧波合一郡五邑之生儒不啻三千餘人而優於
文藝者亦僅僅有數時宗洛在儒士中余一見其文
即比之表楙中而理學詳明議論慷慨謂其將來人

品必逵過之郡守孫以聸初疑過許而示之以文亦深加歎賞茫然若自失者蓋余先宰慈谿嘗試棘中而知其文宗洛則先試於郡中雖在取列而以聸未加刮目故也是年宗洛果中鄉試𩀌列刻其文以獻聲名一日動四方嗣是棘中官位寖盛大忌余言而宗洛亦連不得志於春闈乙丑始舉進士令閩以循良著稱晉擢御史氣志不凡蓋其初以程名即以明道伊川自期待果若所志其造詣蓋未可量而公卿又在其次者是皆𦔳人之教之所致也昔人謂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𦔳人蓋不惟大於而家抑

且昌于而國矣奇男子之功大丈夫之德亦不過此
天道昭明剥而復虧而盈善積而有餘慶以是推之
孺人即上壽猶未涯也御史思盡孝於親必思盡忠
於君所以承天之眷者其尚懋哉懋哉